

## 附錄二

# 求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本源

我認識王小強已有 25 年。看著他 30 歲出頭，從體改所主持工作的常務副所長到劍橋博士，從決策核心到邊緣學者的全過程，而其思想的火花卻越燃越旺越深邃。從讀他的〈農業社會主義批判〉到《「文明衝突」的背後》，林林總總，我也讀了他十幾本書，尤其是近幾年，我幾乎成為他寫作的第一讀者。像我這樣，知識千瘡百孔、記憶顛三倒四的半殘，對他的書，本沒有評判資格，我是用普通讀者的眼光，自娛自樂的心態去觀察他，考量他。真為他出口轉內銷有說話的地方而高興。讀他的書，一邊咀嚼文字，一邊品味人生，哭之笑之，都是莫大享受。

我喜歡王小強的著作，學貫中西，旁徵博引，細密考證，但又不像賣弄理論，洋屁十足，過於書卷氣，抖學問，掉書袋，酸文假醋的海龜、海帶們。他的書一定是直抒胸懷，直白、痛快而幽默，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。在如今，偉大多為大偽，大師多為款、腕、星的傍尖兒，王小強與之不同，他追求的是一種五百年來古今中外的大本大源，大是大非。尤其在國富民不安、民富國不強、盛世不太平的中國，讀他的書熱血上湧，怦然心動，有大夢初醒之感。

「9·11 以後，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。四年時間過去，不要命的恐怖分子越殺越抓越多，自殺式恐怖襲擊越打

---

註：此文為王小強《史無前例的挑戰——讀美國近來戰略研究》一書的序言，（香港）大風出版社 2006。

越烈越狠，不僅世界產生懷疑，而且美國戰略研究主流智囊強烈困惑。」正如我所喜歡的另一位學者李零教授所說：「原來西方極樂世界，這五百年的歷史，如果不從它的赫赫武功下手，是難以明其究竟的，包括他們的學術，他們的心理，乃至一切。更何況，戰爭是最大的國際主義，不僅是『國之大事』，也是『球之大事』，硬道理裡面的硬道理，管著所有的軟道理。歷史很新也很舊。『全世界人民害了怕，帝國主義拍手笑。』觀戰已經是『司空見慣渾閒事』，打開電視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血淋淋，天天如此……。」

美國重要政客布熱津斯基認為：21世紀初，美國國力之強大可見於四方面：軍力涵蓋全球之能力、經濟實力有利世界經濟之情勢、科技動力對世界之衝擊、舉世欣羨美國多元卻庸俗之大眾文化。此四點洽予美國獨步全球之政治影響力。不論好壞，美國決定了世界的動脈，而短期內將難見出其右者。

撫今追昔，推中國之情，想世界之理，見賢思齊，企足引領以盼之。好壞人的故事，不僅小孩愛聽，大人也愛聽。美國精巧的資本主義管理，讓許多人神往，穿梭其間，流連忘返，幾乎美輪美奐，令人羨慕不已。美國確實先進，不先進人家也成為不了世界第一強國。但要有一個前提，內戰外打，安內攘外。新中國建立56年，美國與全球近30個國家進行過局部戰爭。

美元的霸主地位，讓全世界投懷送抱。中國為美國打工，亞非拉又羨慕又嫉妒。但中國每年要在無形之中向美國交幾百億美元的貨幣稅，遑論不如中國者，更是讓美國佔盡便宜。美國超強的邏輯，體現了人家的「硬道理」。決不是三招兩式的摹仿，花拳繡腳的包裝，就能夠「今夜我是美國人」。冷戰結束之後，美國公開地滿世界推銷她的四個現代化：私有化、自由化、民主化、全球化。中國就是明天宣佈

自己是美國的第 51 個州，按美國的要求將人民幣升值後，改成美元，人家要你嗎？人家是「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」。好邏輯代替不了必須立足國情的前提。

改革開放 26 年，成績世界矚目。但是，在經濟的指導思想上，新自由主義氾濫猖獗，深入人心，滲透於政府機關、企事業單位。人人心中肚明，嘴上說的都是不能照搬，你問西方有什麼好——商品經濟、市場調節、平等競爭、產權明晰、政企分開、責權分明、科學管理、新聞自由、民主選舉、多黨競爭、三權分立、司法獨立、生態保護、人權關懷等等，等等，津津樂道，如數家珍。你再問，中國有什麼好，如果體制上一無是處，我們拿什麼去和人家中西結合？所以，抽象的中國特色，在改革實踐中變成轉軌，轉上國際慣例之軌，而國際慣例正在變成美國慣例。西方的全球化，實際上也就是美國的全球化。改革開放，經濟高速發展，社會飛速分化；物質空前豐富，生態極度破壞；科技日新月異，資源漸近枯竭；生活蒸蒸日上，信仰嚴重危機；高樓大廈林立，道德喪失底線。西方的硬道理，要多硬有多硬。老百姓講話：「反動派沒打倒，帝國主義挾著皮包回來了。」

公平和效率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永恆主題，西方的每一種進步，我們可稱之為先進的東西，沒有一樣不是弱勢群體不斷反抗、反復鬥爭的結果。曾有過的兩大陣營的對抗與競爭，付出巨大代價，你接受一些我的公平，我注重一些你的效率，畢竟從不同方面推進人類文明的整體進步。人家的民主制度，是建立在幾百年反復較量、形成了佔人口多數、幾近 80% 的中產階級基礎之上的。如果在中國實行這樣的民主制度，中國佔人口 70% 的是農民，農民是選票的最大來源。如果讓農民自發地提出要求，一個取消計劃生育，一個實行土地私有化，後一條幾乎已經成為主流意識了，其結果是任何政黨面對中國國情都無法接受的。

乞丐與龍王比寶，其實我們沒有力量、沒有能力一體美

國化。中國人都過美國的日子，第三世界的人都過美國的日子，有人計算還得 20 個地球。人家的硬道理，是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。中國既不是先搶者，又不是後搶者。人家的哲學是先有達爾文主義，後有社會達爾文主義，都是弱肉強食，適者生存。對中國來說早就是過了這個村，沒有這個店了。早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鄭和，大船三百隻，同行三萬人，可謂船堅炮利。但中國文化是祇取經不傳教，仁者愛人，從漢武帝起就不是趕盡殺絕。如果當年哥倫布不是弄錯了，真的帶著幾百人扎進中國，幾條破船還不夠三寶太監塞牙縫呢。世界史恐怕也得重新寫過。

如果中國進一步開放所有市場，祇要金融自由化的金字招牌在大陸一豎，以美國為首的投機賭博新經濟大鱷搶灘登陸，人窮志短、馬瘦毛長的各種產業實體，必然是屁顛屁顛、緊收拾忙打扮與人家「接軌」。社科院新聞所調研報告：發展中國家 80% 的媒體產業、娛樂產業的市場被美國和西方國家壟斷。對美國來說，中國是為數不多的化外之地，是全球化必奪的最後目標。文化佔領甚至比軍事佔領更重要，是誅心之術。

手段的精巧代替不了為什麼人的大是大非。發展是硬道理，改革是硬道理，並不等於說以經濟主義為中心，多撈錢就是硬道理。發展改革絕不是沒頭蒼蠅。26 年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，已經到了一個拐點。當年「四小龍」的改革開放，拉丁美洲、南美洲的改革開放，中東海灣國家的改革開放，都曾經在這個拐點上出了大問題，辛辛苦苦幾十年，一場金融危機，一夜變成窮光蛋。也就是說，任何後發國家，對公平和效率必須進行具有哲學思想的重建。要正視在這個拐點上，官、產、學、媒不可避免的會結成某種神聖同盟，與國外大型跨國公司相結合，代表強勢利益集團，蹂躪弱勢群體，使改革開放變成強勢集團的話語權。

從 1760 年蒸汽機的發明到 1959 年「後工業社會」概念

的提出，西方整個工業化大約是兩百年。在這兩百年中，西方世界充滿了階級鬥爭，殖民地遍佈全球，還打了兩次世界大戰，也沒有能夠解決就業問題。其實所謂工業化，就是資本、技術替代勞動力。失業大軍的存在，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前提。這個道理，馬克思早就講過了，列寧的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》更是常讀常新。當時的歐美也就兩億多人，為資源為市場，在全世界殺人如麻，屍橫遍野。而且作為殺人比賽的勝利者和終結者，不是帝國主義中的後搶者德、日，而是先搶者美、英。這樣的歷史綿綿不絕，遠未終結。

最近讀劉源的《劉少奇與新中國》，建國初狠抓「國計」，放活民生，目標是求真務實，強國富民。用兩句古話來說明問題，「惟大英雄能本色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。中庸之道不是和稀泥，是左右開弓的「兩手都要硬」。「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」（《禮記·中庸》）。

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，來源於救亡圖存中，把馬列主義中國化。這是中國特色的大本大源。解放後，毛澤東講話，「中國就是個聯合國，窮人也要有條打狗棍」。打完韓戰打越戰，中間還有個對印自衛反擊戰。通過自己剝奪自己，農村統購統銷，城市統分統配，勒緊褲腰帶，硬是建起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兩彈一星。中國已有幾十年沒有再挨打。你看美國打伊拉克，先是打而不滅，圍而不殲，封鎖制裁你十幾年，伊拉克積貧積弱，餓死上百萬人。然後是黃鼠狼專抓病鴨子，大灰狼對小綿羊講道理，「你弄髒了我喝的水」，殺雞專用牛刀。「殺頭之際莫要命，要命便是反革命，大人有刀你有頭，這點孝順應該敬。」這是西方優勝劣汰、弱肉強食的典型的「畜生人類學」。

解放初期，毛、劉曾有極好的制度設計，新民主主義論、論聯合政府、共同綱領，中國硬是擠入本來沒份兒的工業化進程。但中國的現代化，光明從西方來（包括日本、俄

國的折射），西方文化的壓倒優勢和普遍支配地位，蘇聯老大哥的生拉硬扯，使美好的制度設計失去了原有的環境而中斷。改革初期提出「撥亂反正，正本清源」，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，中共 80 多年，有自己的「本」，有自己的「源」，離本斷源不是改革開放，而是倒退投降。中國如果沒有當帝國主義的本錢和身板，離本斷源的前途還是給人家當附庸。

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過渡學說；毛、劉的新民主主義論；赫魯曉夫的「三和一少」，「全民黨、全民國家」；今天的「三個代表」、「和諧社會」、「和平崛起」、「科學發展觀」；終點又回到起點。進步最快的是科技，理論的巨大需求說明理論的嚴重滯後。今天的許多提法，還趕不上列寧、毛劉他們的許多科學假說邏輯的一貫性，實踐的徹底性。

這個世界的全球病灶來源於美國的戰略利益，恐美愛美是全世界的通病。我們已有了不能幹什麼的短期政策安排，美國式「新四化」的前景就是讓中國墮落成前蘇聯，結果肯定是不如前蘇聯。前蘇聯解體之後，祇佔人口 50% 的俄羅斯族佔有 76% 以上原國土，不僅資源充足，而且生態底座極其優越。13 億人口四分五裂，七塊、八塊，那是國將不國，人將不人。要說長期的制度安排、制度創新，首先是理論創新。貧困的理論導致理論的貧困。直面看歷史，直面對現在，直面看西方，直面對中國，自其不變而觀之，自其常變而觀之，我們最需要的是超越生命的正確理論。